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一四

蘇子瞻
集

PDG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一

書江張呂劉問答

與張敬夫 四月一日

春秋正朔事比以書考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觀伊川先生劉質夫之意似是如此但春秋兩字乃魯史之舊名又似有所未通幸更與晦叔訂之以見教也

答張敬夫

竊承政成事簡暇日復有講習之樂英材心化多士風靡此爲吾道之幸豈特一郡之福哉奏罷丁錢此舉甚美初

謂遂獲蠲除不知僅免一歲雖亦不爲無補特非久遠利耳然熹竊謂有身則有庸此近古之法蓋食王土爲王民亦無終歲安坐不輸一錢之理但不當取之太過使至於不能供耳今欲再奏不若請令白丁下戶每歲人納一二百錢四等而上每等遞增一二百使至于極等則略如今日之數似亦不爲厲民而上可以不失大農經費之入下可以爲貧民久遠之利於朝廷今日事力亦易聽從而可以必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似聞浙中諸郡有全不輸筭賦者有取之無藝至于不可堪者凡此不均皆爲未便朝廷自合因此總會所入之大數斟酌裁損而均平之乃爲盡善至如尊兄前奏有不容援例之語亦非愚心之所安也聚歛之臣誠可憎疾爲國家者明道正義以端本於上

而百官有司景從響附於下則此輩之材寸長尺短亦無
所不可用但使之知吾節用裕民之意而謹其職守則自
不至於病民矣今議者不正其本而唯末之齊斥彼之短
而自無長策以濟目前之急此所以用力多而見功寡卒
無補於國事而虛爲此紛紛也伯恭漸釋舊疑朋友之幸
但得渠於此有用力處則歲月之間舊病不患不除矣此
有李伯聞者

名宗思

舊嘗學佛自以爲有所見論辨累年不

肯少屈近嘗來訪復理前語熹因問之天命之謂性公以
此句爲空無一法耶爲萬理畢具耶若空則浮屠勝果實
則儒者是此亦不待兩言而決矣渠雖以爲實而猶戀著
前見則請因前所謂空者而講學以實之熹又告之曰此
實理也而以爲空則前日之見悞矣今欲真窮實理亦何

藉於前日已悞之空見而爲此二三耶渠遂脫然肯捐舊習而從事於此此人氣質甚美內行脩飭守官亦不苟得其回頭吾道殊有賴也前此答福州一朋友書正論此事書才畢而伯聞至不一二日其言果驗亦可恠也今以上呈二人伯恭皆識之深卿者舊從伯恭遊聞其家學守之甚固但聞全不肯向此學用功正恐難猝拔也

答張敬夫

示喻黃公灑落之語舊見李先生稱之以爲不易窺測到此今以爲知言語誠太重但所改語又似太輕只云識者亦有取焉故備列之如何所謂灑落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豪私吝心則何處更有此等氣象邪只如此看有道者曾懷表裏亦自可見若更討落

著則非言語所及在人自見得如何如曾點舍瑟之對亦何嘗說破落著在甚處邪通書跋語甚精然愚意猶恐其太侈更能歛退以就質約爲佳太極解後來所改不多別紙上呈來當處更乞指教但所喻無極二五不可混說而無極之真合屬上句此則未能無疑蓋若如此則無極之真自爲一物不與二五相合而二五之疑化生萬物又無與乎太極也如此豈不害理之甚兼無極之真屬之上句自不成文理請熟味之當見得也各具一太極來喻固善然一事一物上各自具足此理著箇一字方見得無欠剩處似亦不妨不審尊意以爲如何擇之亦寄得此書草來大槩領略一過與鄙意同後不曾子細點檢不知其病如何或是病痛一般不自覺其病耳伯恭不鄙下問不敢不

盡愚但恐未是更賴指摘近日覺得向來胡說多悞却朋友大以爲懼自此講論大湏子細一字不可容易放過庶得至當之歸也別紙所論邵氏所記今只入外書不入行狀所疑小人不可共事固然堯不誅四凶伊尹五就桀孔子行乎季孫惟聖人有此作用而明道或庶幾焉觀其所在爲政而上下響應論新法而荆公不怒同列異意者亦稱其賢此等事類非常人所及所謂元豐大臣當與共事蓋實見其可而有是言非傳聞之誤也然力量未至此而欲學之則誤矣序目中語所更定者甚穩然本語熹向所謂先生之學大要則可知已者正如春秋序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之比非薄春秋之詞也不改似亦無害若必欲改則新語亦未甚活落大抵割裂補綴終

非完物自是不能佳耳

與張敬夫

伯恭想時時相見欲作書不暇告爲致意向得渠兩書似
日前只向博雜處用功却於要約處不曾子細研究病痛
頗多不知近日復如何大抵博雜極害事如閻範之作指
意極佳然讀書只如此亦有何意味耶先達所以深懲玩
物喪志之弊者正爲是耳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功夫想見
將聖賢之言都只忙中草草看過抄節一番便是事了元
不曾子細玩味所以從二先生許久見處全不精明是豈
不可戒也耶渠又爲留意科舉文字之久出入蘇氏父子
波瀾新巧之外更求新巧壞了心路遂一向不以蘇學爲
非左遮右攔陽擠陰助此尤使人不滿意向雖以書極論

之亦未知果以爲然否近讀孟子至答公都子好辨一章
三復之餘廢書太息只爲見得天理咸熙分明便自然如
此住不得若見不到此又如何強得也然聖賢奉行天討
却自有箇不易之理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此
便與春秋討亂臣賊子之意一般舊來讀過亦不覺近乃
識之耳不審老兄以爲如何

答張敬夫

建陽一二士人歸自臨安云嘗獲奉教亦錄得數十段答
問來其間極有可疑處雖所錄或失本意亦必有些來歷
也又有泛然之問略不曾經思索答之未竟而遽已更端
者亦皆一一酬酢此非惟於彼無益而在我者亦不中語
默之節矣又隨問遽答若與之爭先較捷者此其間豈無

牽彊草略處流傳謬誤爲害不細就令皆是亦徒爲口耳之資程子所謂轉使人薄者蓋慮此耳元履嘗疑學徒日衆非中都官守所宜薰却不慮此但恐來學者皆只是如此而爲教者俯就太過略不審其所自則悔吝譏彈將有所不免矣況其流弊無窮不止爲一時之害道之興喪實將繫焉願明者之熟慮之也

答張敬夫

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爲人之意可謂深切然事一如此用功却恐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大抵二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

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
無復優柔厭飫之味克已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
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摩既無真實見處故其爲說
恍惚驚怖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
字看却之爲愈也熹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
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槌埴冥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
致知交相爲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
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
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於
恍惚有無之間也此雖比之今日高妙之說稍爲平易然
論語中已不肯如此迫切注解說破至孟子方間有說破
處然亦多是以愛爲言之類如惻隱殊不類近世學者驚怖恍

惚窮高極遠之言也今此錄所以釋論語之言而首章曰
仁其可知次章曰仁之義可得而求其後又多所以明仁
之義云者愚竊恐其非聖賢發言之本意也又如首章雖
列二先生之說而所解實用上蔡之意正伊川說中間者
所謂由孝弟可以至仁而先生非之者恐當更詳究之也

答張敬夫

大抵觀過知仁之說欲只如尹說發明程子之意意味自
覺深長如來喻者猶是要就此處彊窺仁體又一句岐爲
二說似未甚安帖也又太極中正仁義之說若謂四者皆
有動靜則周子於此更列四者之目爲剩語矣但熟玩四
字指意自有動靜其於道理極是分明蓋此四字便是元
亨利貞四字

仁元中亨義利正貞

元亨利貞

一通

復

豈得爲無動

靜乎近日深玩此理覺得一語嘿一起居無非太極之妙正不須以分別爲嫌也仁所以生之語固未瑩然語仁之用如此不語似亦無害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張敬夫

細看言仁序云雖欲竭力以爲仁而善之不明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此數句似未安爲仁固是須當明善然仁字主意不如此所以孔子每以仁智對言之也近年說得仁字與智字都無分別故於令尹子文陳文子事說得差殊氣象淺迫全與聖人語意不相似觀此序文意思首尾恐亦未免此病更惟思之如何

答張敬夫

中字之說甚善而所論狀性形道之不同尤爲精密開發

多矣然愚意竊恐程子所云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此語更可玩味夫所謂只一箇中字者中字之義未嘗不同亦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已矣然用不同者則有所謂在中之義者有所謂中之道者是也蓋所謂在中之義者言喜怒哀樂之未發渾然在中亭亭當當未有箇偏倚過不及處其謂之中者蓋所以狀性之體段也有所謂中之道者乃即事即物自有箇恰好底道理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其謂之中者則所以形道之實也只此亦便可見來教所謂狀性形道之不同者但又見得中字只是一般道理以此狀性之體段則爲未發之中以此形道則爲無過不及之中耳且所謂在中之義猶曰在裏面底道理云爾非以在中之中字解未發之中字也愚見如此不審高明以爲

如何忠恕之說竊意明道是就人分上分別淺深而言伊
川是就理上該貫上下而言若就人分上說則違道不遠
者賢人推之事也一以貫之者聖人之不待推也若就
理上平說則忠只是盡已恕只是推已但其所以盡所以
推則聖賢之分不同如明道之說耳聖人雖不待推然由
已及物對忠而言是
亦推大抵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
之言即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
好又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又
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
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所以盡
伊川功夫造極可奪天巧
心知天恐是充擴得去之意不知是否

秦漢諸儒解釋文義雖未盡當然所得亦多今且就分數

多處論之則以爲得其言而不得其意與奪之際似已平允若更於此一向刻核過當却恐意思迫窄而議論偏頗反不足以服彼之心如向來所論知言不當言釋氏欲仁之病矣大率議論要得氣象寬宏而其中自有精密透漏不得處方有餘味如易傳序中說秦漢以來儒者之弊及令人看王弼胡安定王介甫易之類亦可見矣况此序下文反復致意不一而足不應猶有安於卑近之嫌也又所謂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自謂此言頗有含蓄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以愛論仁猶升高自下尚可因此附近推求庶其得之若如近日之說則道近求遠一向沒交涉矣此區區所以妄爲前日之論而不自知其偏也至謂類聚言仁亦恐有病

者正爲近日學者厭煩就簡避迂求捷此風已盛方且日趨於險薄若又更爲此以導之恐益長其計獲欲速之心方寸愈見促迫紛擾而反陷於不仁耳然却不思所類諸說其中下學上達之方蓋已無所不具苟能深玩而力行之則又安有此弊今蒙來喻始悟前說之非敢不承命然猶恐不能人人皆肯如此慙實用功則亦未免尚有過計之憂不知可以更作一後序略采此意以警後之學者否不然或只盡載此諸往返議論以附其後亦庶乎其有益耳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答張敬夫

壬辰冬

答晦叔書鄙意正如此已復推明其說以求教於晦叔矣但於來示所謂知底事者亦未能無疑已并論之今錄以